

DOI:10.3724/SP.J.1008.2008.00861

• 专家论坛 •

## 卫勤循证决策研究现状与发展

张鹭鹭

第二军医大学军队卫生事业管理研究所,上海 200433

**[摘要]** 卫勤循证决策是提升多样化军事行动卫勤指挥与保障能力的重要途径,也是保证军队卫勤决策系统性、科学性、反应性和持续性的重要方法体系。本文在界定卫生循证决策和卫勤循证决策基本内涵的基础上,分析了国内外卫生循证决策的主要做法,重点介绍了我军卫勤循证决策研究的现状,并对军队卫勤循证决策研究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前瞻性分析。

**[关键词]** 卫勤;循证决策;决策支持

**[中图分类号]** R 19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0258-879X(2008)08-0861-03

### Current status and development of evidence-informed decision-making in military health service

ZHANG Lu-lu

Institute of Military Health Management, Secon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Evidence-informed military health decision-making is an important way to upgrade the commanding of military health service in multiple military actions; it is also a methodology to ensure systematic, scientific, and continuous strategic military health service. This article, based on the definition of evidence-informed military health policy-making, analyzes the major ways of evidence-informed decision-making home and abroad, introduc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evidence-informed health policy-making of PLA, and makes a perspective analysis about the development of evidence-informed decision-making in military health service.

**[KEY WORDS]** military health service; evidence-informed decision-making; decision supporting

[Acad J Sec Mil Med Univ, 2008, 29(8): 861-863]

以卫生循证决策为标志的卫生事业管理基础与应用研究,已成为国际化发展趋势。其焦点问题是循证决策的复杂机制及其方法体系对本土化卫生政策制定的支持作用<sup>[1]</sup>。我国卫生事业发展已进入体制性变革阶段,军队卫生部门面临的多样化军事行动与突发事件救援的卫勤保障不确定性增强,使得平时卫生管理与战时卫勤保障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并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领域<sup>[2]</sup>。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队卫生事业管理研究所率先在国内开展了卫勤循证决策方面研究,建立了卫勤循证决策研究的基本框架,为进一步开展军队卫勤循证决策行动提供了理论基础<sup>[3]</sup>。

### 1 卫生循证决策与卫勤循证决策界定研究

#### 1.1 卫生循证决策的概念 卫生循证决策

(evidence-informed health policy making)是指用循证医学的思想处理和解决群体的卫生问题,即慎重、准确和明智地应用现有最佳的研究证据,同时根据当地情况和民众服务需求,将三者有机结合,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卫生政策。它是伴随着循证医学(evidence-based medicine)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它所采用的很多方法都是循证医学的方法<sup>[4-6]</sup>。

1.2 卫勤循证决策的概念 卫勤循证决策(evidence-informed military health policy making)也可称之为“军队卫生循证决策”,源于卫生循证决策,也是与“循证医学”相伴随的宏观决策概念。卫勤循证决策由刚性的决策系统和伴随性的决策支持系统组成,是以有效“证据”(evidence)为依据,面向全军平时卫勤工作的科学决策模式和过程。基础是技术系统和支撑平台,目的是保证军队战略卫勤决策和

**[收稿日期]** 2008-03-21 **[接受日期]** 2008-07-20

**[基金项目]** 军队“十一五”科技攻关项目(06G05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70333002);上海市重点学科建设资助项目(B907);第二军医大学军事医学专项课题(06JS05)。Supported by Project of the “11<sup>th</sup> Five-Year Plan” for Tackling Scientific Program of PLA (06G052),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70333002), Shanghai Leading Academic Discipline Project (B907), and Special Project of Military Medicine of Secon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06JS05)。

**[作者简介]** 张鹭鹭,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E-mail: zllrmit@yahoo.com.cn

宏观卫生政策制定的系统性、科学性、反应性和持续性,是卫勤决策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卫勤系统的复杂性决定了卫勤决策必然是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过程,卫勤循证决策面临更为复杂的外部环境,蕴含更大的决策风险。

**1.3 卫勤循证决策的内容** 卫勤循证决策可分为决策系统和决策支持系统两部分。其中,决策系统为卫勤管理机构或决策者,其决策任务涵盖医疗、药材、防疫防护等各类卫勤保障内容;决策支持系统作为其伴随性的机构,依据技术系统和支撑平台为其决策提供科学“证据”,完成或者辅助决策系统进行决策方案以及相关政策的制定。因此,卫勤循证决策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是针对平时时卫勤重大问题的应急决策,如卫勤保障能力评估、医疗后送体制优化、减员预计、大联勤体制改革、卫勤工作优先领域筛选等;二是针对平时时卫勤常规问题的持续决策,包括数据处理、需求分析、绩效评估和预警监测等内容。其成果主要是提交的循证报告,包括针对重大问题的专题论证报告和常规问题的年度报告<sup>[3]</sup>。

## 2 国内外卫生循证决策现状

卫生循证决策对卫生发展的决定作用已成为全球共识。以WHO成立的“卫生政策与系统研究联盟”为标志,循证决策已成为国际上宏观卫生政策研制水平的重要特征和基本依据,其相应的技术、方法与手段已成为本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主要是综合集成实证研究、统计分析、信息技术等,测算各类卫生政策的干预结果及其指标,获得有效的决策证据,探索政策制定的可实验性,标志着全球宏观卫生政策制定已进入了现代化发展阶段<sup>[5-10]</sup>。

2005年,WHO的卫生循证决策研究网络(EVIPNet)在我国京、鲁、川三地建设实施。国家卫生部于2006年12月开展的中国循证卫生政策培训项目(HSP)拉开了全面开展卫生循证工作序幕。总体来看,国内外开展卫生循证决策的主要做法如下:一是积极倡导循证决策的价值取向,重视有效“证据”在决策中的作用,重视卫生循证决策的培训和宣传。二是具有卫生循证决策的长效保障机制。三是具有伴随性的卫生循证决策支持机构。四是具有多元化的卫生循证决策技术系统,包括模型体系、系统软件等技术方法。五是重视卫生循证决策支撑平台的建设,投入了大量资金进行软、硬件及网络平台的构建。我国学者也逐渐进行卫生循证决策的实

践活动,如用于研究农村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特点、进行孕妇保健政策制定等。此外,还包括英国国际发展署(DFID)政策分析单元进行的“中国卫生Ⅷ项目”,它支持卫生部执行卫生政策改革,改进对贫困人群的医疗服务,加强政府和卫生部门的能力<sup>[11-12]</sup>。

## 3 国内外卫勤循证决策研究现状

在军队卫勤决策方面,美军在《2020年联合构想》中提出了“全维卫勤防护(Force Health Protection, FHP)”的概念,突出“医疗与士兵同在”的卫勤理念,聚焦卫勤系统的快速反应能力和战伤救治能力,普遍开展了立体医疗后送、卫勤力量模块化、联合卫勤指挥与保障的研究,呈现出卫勤理论、技术与装备一体化的发展趋势,蕴含了卫勤循证决策的理念与方法<sup>[13]</sup>。

我军卫勤循证决策研究以军队卫生事业管理研究所“卫勤循证决策研究”课题组开展的四个方面的工作为代表。一是卫生循证决策复杂机制研究。以卫生系统复杂结构机制为内容,建立了基于模型体系的“模拟实验厅”,进行了系统主体行为的模拟与政策干预,获得系统焦点问题机制和政策定量研究工具。二是卫生循证决策技术体系筛选。建立了包括实证研究、统计分析、信息技术等在内的方法与技术体系,为建立我军卫勤循证决策技术体系提供了基础与实践积累。三是卫勤优化决策支持系统和装置研发。研制了系列卫勤力量优化部署决策支持系统软件和卫勤指挥作业箱。系统软件具备需求预测、能力分析、力量部署和效能评估等功能,指挥装置具有连接信息管理与指挥作业、卫勤指挥与分队保障、战役指挥与战术指挥等功能。为多样化军事行动卫勤指挥决策提供了可视化的作业工具和伴随性的智能化参谋系统。四是卫生循证决策支撑平台。初步建立了包括技术平台和功能实验室的卫勤循证决策支撑平台。技术平台包括网络信息平台、数据库平台和模拟仿真平台。功能实验室包括数据收集分析实验室、复杂系统(CAS)建模实验室,为开展军队卫勤循证决策提供了技术与平台支撑。

## 4 卫勤循证决策研究展望

作为提升卫勤决策科学性、系统性的重要手段与方法,卫勤循证决策研究的开展与实施必须进入实质阶段。借鉴国际卫生循证决策开展的经验与实

施方法,卫勤循证决策必须在以下几个方面形成突破,建立完善的卫勤循证决策网络。

4.1 建立卫勤循证决策的保障机制 围绕卫勤循证决策,建立决策系统和决策支持系统两者相互支撑、优势互补的保障机制。将卫勤循证决策列入重点工作领域;逐步建立卫勤循证决策相应的机制和制度,包括任务机制、信息共享机制与预警机制等,以及会议制度、通报制度与报告制度等。最终形成包括卫勤研究与应用的全军卫勤循证决策组织网络。

4.2 加强卫勤循证决策技术系统建设 通过创建、引进、集成等方式,充实和完善卫勤循证决策技术体系,包括数据挖掘、模型构建、软件研发、系统模拟和装备研发等方法与技术,加强对卫勤决策问题的系统循证分析,包括信息搜集、需求分析、模拟试验和预警监测等内容。进一步完善包括软件平台、硬件平台和网络平台的我军卫勤循证决策的支撑平台,保证卫勤循证决策的反应性和持续性。同时,充分利用军队卫生相关文献情报的现有数据,构建卫勤循证决策信息网络,包括数据的及时采集、充分利用、广泛共享和动态监测,充分发挥信息的证据效能,为决策、管理和研究提供有力支持<sup>[14-15]</sup>。开展全面的卫勤循证决策培训,营造卫勤循证决策研究的氛围,形成重视卫勤循证决策的价值取向,不断提高卫勤决策支持的能力和决策的水平。形成完善的卫勤循证决策研究机构网络、研究队伍和技术系统。

4.3 展开卫勤重大问题的循证决策 梳理当前我军卫勤面临的复杂形势和建设现代化后勤的战略任务,筛选出影响军队卫生建设的重大现实问题,特别是与我军遂行多样化军事行动卫勤保障及灾害医学救援相关重大问题的研究,依托军内卫勤循证相关研究机构,集合全军卫勤研究力量,展开专题循证研究,储备各类应急预案,为应急决策提供依据。

当前,我军卫勤正处于重大的转折期和机遇期,卫勤决策所面临的局面前所未有的复杂,迫切需要开展卫勤循证决策行动计划,以提高我军卫勤决策

能力。对于完善卫勤循证决策的制度、管理和科技支撑,控制在宏观政策制定中的制度缺陷和薄弱环节,减少因不良决策导致的政策性损失,维护军人的健康权益,提高宏观卫勤决策的能力和水平,提升我军非战争军事行动卫勤保障能力具有重大的政策指导意义。

## [参考文献]

- [1] 徐金耀.循证卫生管理的探讨[J].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08,29:48-49.
- [2] 陈文亮.现代卫勤理论[M].北京: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2006:20-22.
- [3] 张鹭鹭.卫勤优化决策支持[M].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2007:22-23.
- [4] 高琦,王娜,姜宝法.循证卫生决策网络及其研究进展[J].中国卫生事业管理,2007,10:659-666.
- [5] 胡善联.循证卫生决策研究方法介绍[J].中国循证医学杂志,2007,7:142-144.
- [6] 胡善联.循证决策研究方法的进展[J].卫生经济研究,2006:39-40.
- [7] Anthony W, Rogers E S, Farkas M. Research on evidence-based practices: future directions in an era of recovery [J]. Comm Ment Health J, 2003, 39: 101-115.
- [8] Adams J R, Drake R E. Shared decision-making and evidence-based practice [J]. Comm Ment Health J, 2006, 42: 88-105.
- [9] Wan T T H. Healthcare informatics research: from data to evidence-based management [J]. J Med Syst, 2006, 30: 3-7.
- [10] Proctor E K, Knudsen K J, Fedoravicius N, Hovmand P, Rosen A, Perron B. Implementation of evidence-based practice in community behavioral health: agency director perspectives [J]. Adm Policy Ment Health, 2007, 34: 479-488.
- [11] 程庆林,徐勇.我国农村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特点的循证分析[J].中国卫生事业管理,2008,25:59-61.
- [12] 王娜,姜宝法.循证公共卫生决策的发展现状及其前景[J].中国公共卫生,2006,22:1272-1274.
- [13] 吴乐山,孙建中.现代军事医学战略研究[M].北京: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2004:34-36.
- [14] 李立明,吕筠.关注循证公共卫生决策[J].中华流行病学杂志,2006,27:1-4.
- [15] Yamada S, Slingsby B T, Inada M K, Derauf D. Evidence-based public health: a critical perspective [J]. J Public Health, 2008, 16: 169-172.

[本文编辑] 孙岩